

欧阳黔森 陶纯一著

# 雄关漫道

第一部反映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长篇巨著  
红二方面军鲜为人知的长征历程……

贵州人民出版社

# 雄关漫道

欧阳黔森 陶 纯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雄关漫道/欧阳黔森,陶纯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7 - 221 - 07536 - 0

I. 雄... II. ①欧... ②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6759 号

**雄关漫道** 欧阳黔森 陶 纯 著

---

选题策划 曹维琼  
责任编辑 陈 荣 王才禹  
装帧设计 王才禹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 刷 贵阳云岩通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8125  
印 数 20000 册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221 - 07536 - 0/I · 1518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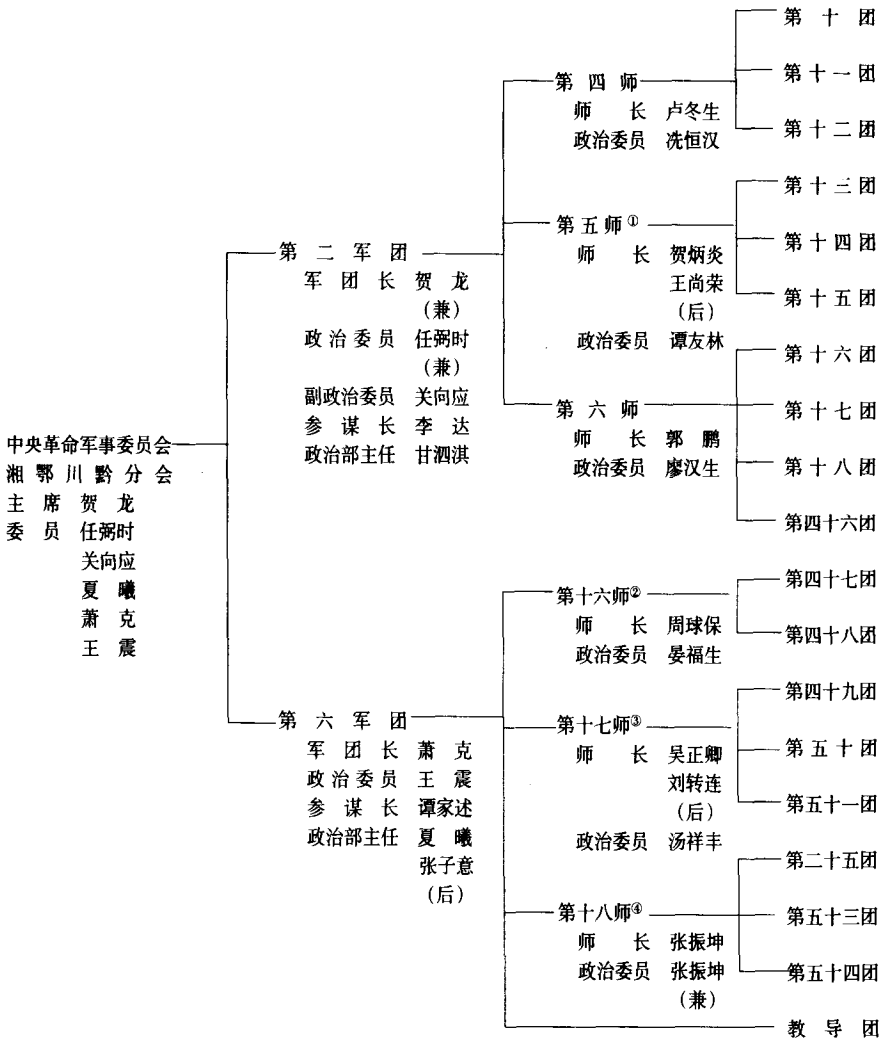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851)6829704 6828637

#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长征时的组织序列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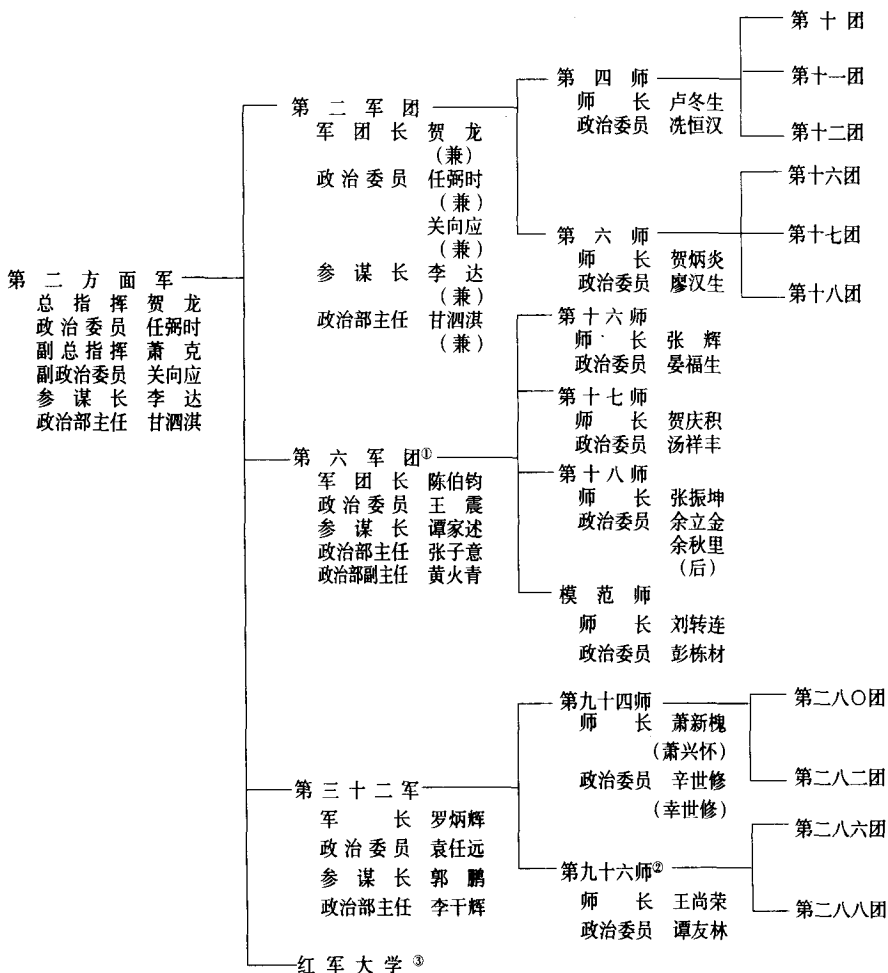


①② 第五师、第十六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由地方武装编成,分别编入第二、第六军团组织序列。

③④ 第十七师、第十八师 于一九三五年反“围剿”前后恢复。

# 红军第二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组织序列

(一九三六年七月至十月)



\*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第二、第六军团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同原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两军团番号不变。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到达隆德西北的将台堡，同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① 第六军团 一九三六年七月从甘孜出发后，部队整编为四个师，师直辖营，团的建制撤销。

② 第九十六师 原系第二军团第五师，一九三六年七月拨归第三十二军指挥。同年九月七日，正式编入第三十二军建制，改称第九十六师。

③ 红军大学 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二方面军成立了随营学校，不久改编为红军大学。

#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4)
第三章 .....	(42)
第四章 .....	(58)
第五章 .....	(78)
第六章 .....	(95)
第七章 .....	(113)
第八章 .....	(132)
第九章 .....	(147)
第十章 .....	(165)
第十一章 .....	(179)
第十二章 .....	(199)
第十三章 .....	(217)
第十四章 .....	(233)
第十五章 .....	(253)
第十六章 .....	(272)
第十七章 .....	(294)
第十八章 .....	(312)
第十九章 .....	(330)
第二十章 .....	(348)

## 第一章

一队衣衫褴褛的红军士兵反绑着双手，被保卫局的人押过来，在凶狠的叫骂声和命令声中，他们在山脚边一字排开，背过身去。面前是青山绿树，山上野花迎风开放，不远处就有一条清亮的小河潺潺流过，朝霞温柔地洒过来，明艳无比，原本是轻松浪漫的时刻，但这时的气氛却异常的压抑。所有的人都知道，又有一场血腥的场面将要出现。

脸上有一道疤痕的保卫局长跑去向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夏曦报告，说昨夜开小差的二十八个人捉回了二十三个。身材消瘦矮小的夏曦骑在马上，脸色铁青，目光冷硬，嘴唇边的一缕稀疏的小胡子不停地哆嗦。良久，他抬起头来，冷冷地望一眼山顶上正在飘浮的一团乌云，突然挥了挥马鞭子，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统统枪毙！”

这是谁都知道的结果。连日来,已经有上百名逃离革命队伍的人被捉回后执行了死刑。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要命地逃跑!保卫局长向夏曦敬个礼,跑到队伍前,大声喊道:“各就各位,准备——”

二十几个左臂缠着红布条的保卫局的士兵刷刷地举起了枪,向着那二十三个逃兵瞄准。逃兵们有的脸吓白了,有的傻了眼,目光呆滞,更多的人面若岩石,十分冷漠,似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妈的,红军眼见着已到穷途末路,今天即使不被枪毙,明天也会饿死,或者是被白狗子打死。反正是个死,就这熊样了。

保卫局长扬起的手臂即将落下来。就在这时,几匹马沿着山路急速跑来。行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面容威严,唇上留着修剪整齐的黑胡子,腰里斜插着一根长长的烟杆子。有眼尖的人小声嘀咕:“贺军长来了。”

千钧一发之际赶来的人正是贺龙。紧随在他身后的是他的警卫参谋罗扬,然后是两个膀大腰圆的警卫员。罗扬大声喊道:“住手!枪下留人!”

贺龙的马从夏曦身边一闪而过。贺龙连看都没看夏曦一眼,这在平时是不可能的。保卫局只执行夏曦的命令。夏曦是红军中著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王明是同学。在红三军,夏曦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夏曦的命令就是党的命令,因此,保卫局长走到贺龙面前,不冷不热地行个礼:“报告军长,夏主席命令,枪毙这些革命的败类……”

贺龙哼一声,用不容置疑的口气道:“放人!”

保卫局长回头望一眼夏曦。奇怪的是,夏曦往日的骄横突然不见了。夏曦居然没有任何表示。贺龙两眼冒火,厉声道:“枪毙,枪毙……我红三军都快让你们给枪毙光了!……给我放人!”

保卫局的人缓缓把枪放下了。

贺龙下马。逃兵们转过身子,惊愕地不知道该怎么办。无论





怎样，做红军的逃兵是可耻的，是不能饶恕的。他们不敢与贺龙对视。贺龙一一望着他们，突然雷鸣般吼道：“都给我站好！”

二十三个人都像是突然换了个人，虽然双手被反绑着，但他们蓦地一震，挺胸收腹，立正站好。贺龙痛苦地摇摇头，低沉地说：“以我贺龙的脾气，枪毙你们八回都不解气！但是，现在我不怪你们，我们红三军一年多没打一个胜仗了，我们丢掉了洪湖根据地，跑到黔东来，东躲西藏，连一块巴掌大的根据地都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部队也只剩下这可怜的三千人……我们两年损失了两万多人！……”

有人开始流泪。贺龙的眼里也涌出泪滴。平时谁见过贺老总流泪？贺老总是个硬汉子，贺老总是不会流泪的。可是现在，他流泪了。他嘴唇哆嗦着，又说道：“你们是看不到希望，才走的，对吧？……是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对不住你们……给你们松绑，你们想走就走吧。但我贺龙不会走！我贺龙永远都不会离开这支队伍！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罗扬上前，对保卫局的士兵们吼道：“松绑！”

保卫局长似乎也被贺龙打动了，他并没有用眼睛去询问夏曦，而是扭过脸，摆摆手。士兵们接到命令，纷纷放下枪，上前去松绑。

贺龙翻身上马。在他身后，二十三个人突然都大声哭起来，有的跪下了，有的边哭边道：“贺军长，我们死都不会跑了……”有的说：“贺老总，你枪毙我们吧……”

背后哭声一片。贺龙的坐骑从神情沮丧的夏曦身边一驰而过。

这时候是1934年的6月。红三军三千多人一头钻进贵州东部的大山里，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依然凶多吉少。从湘西转到贵州说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逃窜，是在躲避，正像敌人说的那样，变成了流寇。最感到窝囊的是贺龙。仅仅在

两年多前，他一手创建的洪湖根据地和江西苏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并称为红军三大根据地，鼎盛时期的红二军团最多时有三万人马。那时候是何等气派啊！不仅湖北的徐源泉、长沙的何键奈何他不得，就连南京的蒋介石提起他也是唉声连连。谁知好景不长，红军没毁在敌人手里，却栽在了自己人手里，尤其是夏曦被中央派到洪湖以后，不停地搞肃反，大抓所谓的“改组派”“AB团”，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官兵，还说这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指示，防止敌人混到革命队伍里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混入革命队伍的敌人才是最危险的敌人。

搞来搞去，洪湖根据地全部丢掉了，红二军团只剩下几千人，不得已缩编为红三军。后来在湘西也待不住了，只能转移到黔东来。贺龙对黔东并不陌生，当年他曾经在此地驻防，一九二五年北伐时他就是从黔东领兵出发的。

这天，队伍来到沿河县的枫香溪。枫香溪是个古镇，在这一带名气很大。但是红军还没到，镇上的老百姓全都扶老携幼被吓跑了。红军开进镇子，几乎见不到一个人。晚饭时贺龙没胃口，只吃了半碗糙米饭，扔下碗，拎上钓鱼竿就到了镇子外面的小河边。他心情郁闷，钓鱼是他最好的调节方式。

罗扬跟在贺龙后面。罗扬曾经是汉口的进步大学生，因钦佩贺龙在南昌的惊天举动，于是投笔从戎，跑到洪湖投奔贺龙，从此一直呆在贺龙身边，他算是贺龙的副官，兼任警卫参谋，是贺龙最信得过的人之一。

罗扬站在贺龙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看着他把鱼竿伸到河面上。夕阳不见了，天空突然乌云聚合，冷风嗖嗖刮来，吹走了一天的燥热，使人顿觉舒坦。许久之后，罗扬终于发现，贺龙心思根本不在钓鱼上，他面色冷峻，仿佛在痛苦地思索着什么。

突然间电闪雷鸣，下雨了。雨滴刷刷地打在水面上，激起一层层浪花。一个卫士跑步送来一把油纸伞，罗扬接过，奔到贺龙身



边，替贺龙撑起伞，道：“军长，快回屋吧……”

贺龙烦躁地挥挥手，示意罗扬离开。罗扬深知贺龙的脾气，不敢违拗，只能退后两步，默默地收起伞，陪着贺龙淋雨。很快，雨水就打湿了他们的肩头。

贺龙一动不动，像雨中的一尊雕塑。

这时，又有一把伞飘过来，撑在贺龙头顶上。贺龙刚想发火，抬头一看，是军政委关向应，便忍住了。

想了想，贺龙扔下钓鱼竿，站起来，与关向应久久地对视着。关向应道：“胡子，有什么要说的，你就说出来。”贺龙痛苦地摇摇头：“小关，再这样下去，我红三军就全完了！……”关向应点点头：“谁都知道，要是没有你贺胡子，红三军早垮了，撑不到今天。”

贺龙挥了挥手中的烟袋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提议，立即敦促夏曦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必须有个根本的改变！”

关向应兴奋地道：“我同意！”

罗扬说：“我去请示夏书记。”

关向应说：“小罗，还是我去吧。”

当晚，在枫香溪一座地主家的宅院里，贺龙、夏曦、关向应三位，还有红四师师长卢冬生四人，分别坐在一张八仙桌的四边。桌子中央点着一根蜡烛，烛光下，每个人的脸都有些虚幻。

罗扬掩上屋门，走到院子里，警惕地守卫着。雨仍然在下。

贺龙用力吸他的大烟斗。关向应吸着小烟斗。夏曦不见了往日的盛气凌人，双目无神，小心地擦拭他的眼镜。

贺龙咳嗽一声，道：“老夏，开会吧？”

夏曦站起来：“好。我宣布，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正式开始……你们哪位先讲？”

“我先说！”贺龙正正身子，“我贺龙从军打仗，有十六七年了，打过一些胜仗，也打过不少败仗。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两年这样子

窝囊！我们的洪湖根据地全丢掉了，部队减员百分之九十，好端端的红二军团只得缩编成红三军。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像什么？我说句难听的话，我们就像丧家犬一样，处处被动，处处挨打！群众不了解我们，把我们当成土匪，见了我们就躲，就跑。同志们，我们已经到了绝境，随时都有被敌人聚歼的可能！”他坐不下去了，站起来，痛心疾首地说，“常言道，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我建议，立即在黔东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尽快结束这种四处躲避、不停游荡的生活！”

贺龙把烟斗猛地砸在桌子上。蜡烛的火苗一阵摇晃。夏曦一怔，低头吸烟。贺龙坐下了。

关向应举手：“我同意老贺的意见。”

卢冬生跟着举手：“我也同意。”

夏曦沉默不语，把自己埋在了烟雾里。

关向应说：“我还建议，立即恢复被夏曦同志强行解散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各级政治干部几乎都被当作‘改组派’杀光了，红三军只有在座的我们四位是党员，这也太不正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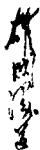
贺龙举手：“这个提议好，我支持！”

卢冬生看一眼夏曦，仿佛下了决心似的：“我也支持。其实，红三军只剩下你们三个党员，我的组织关系还在上海呢！”

夏曦恼怒地望一眼关向应和卢冬生，但仍旧不语。

关向应是辽宁金县人，1925年入党，也算个老党员了，他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2年到湘鄂西，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西分会主席、红三军政委。这两年，他一直看夏曦的脸色行事，唯夏曦之命是从，虽然他觉得有时候贺龙是对的，但夏曦代表党，为了维护团结，很多时候他站到夏曦一边，但是这天，他完全站到了贺龙一边，这让夏曦感到意外。

七师师长卢冬生今年只有26岁，他是贺龙的老部下，参加过



北伐和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担任交通员，负责贺龙的部队与中共中央的联络，经常跑上海，他的组织关系一直在上海党组织那里。这两年他也被夏曦搞怕了，平时不怎么发言的。可是今天，他和关向应一样，完全站在了贺龙一边，这令夏曦始料未及。

贺龙又说：“还有，立即停止肃反！肃反，肃反，把同志们的心都肃寒了，不能再搞了！”

这时，夏曦突然开口了，语气强硬：“老贺，老关，肃反是中央的决定，我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还是那句话，我决不允许你们诋毁过去四次肃反的伟大功绩！我还准备进行第五次肃反！”

贺龙耐心地：“老夏，肃反是中央的决定，这没错。但是你扩大化了。肃反暂时停止行不行？好让大家喘口气。”

关向应说：“对，应该停一停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大家没有心思干别的，这样下去确实很可怕。”

终于，夏曦还是软了，他望着三人，犹豫道：“好吧。我同意在黔东创建新的根据地，同意恢复党团组织……肃反也可以暂停，但是一旦时机成熟，我还要进行第五次肃反。”

说完，他颓然坐在太师椅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三人兴奋地站了起来。

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一上来就遇到极大困难。各师、团都进行了动员，可是，都过去两三天了，全军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恢复党籍，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当干部，大家伙都顾虑重重。

显然人们是心有余悸，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是‘改组派’，‘改组派’就等于杀头。

贺龙和关向应决定到下面看看。他们先去了红七师十九团一连。罗扬陪贺龙、关向应悄悄来到一连驻地，见没人发现他们，贺龙示意罗扬先不要吭声。

卢冬生等师领导坐在一张破旧的桌子前。在他们面前，几十个士兵或站或坐，气氛异常的沉闷。

这时，一个叫刘二威的排长猛地脱掉上衣，裸露出被刑讯逼供时留下的伤痕：“同志们，你们睁眼看看，我这都是被他们打的……一辈子忘不掉啊！卢师长，请你转告贺老总，我一定跟着他干到底，叫我干啥都行！可我就是再也不入党了！……到现在，我还戴着‘改组派’的帽子……活过今天，不一定活过明天……”他声泪俱下，说不下去了，抱头蹲在地上。

一个叫张在祥的班长说：“对！我们不想莫名其妙地被当作反革命杀头！”

又有人说：“卢师长，我们不是对革命有什么二心，我们是对参加共产党害怕了！”

众人跟着附和。

卢冬生说：“同志们，静一静，都听我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没人听他的。场面乱糟糟的。

突然，有人发现了贺龙等首长。卢冬生等人急忙起身相迎：“贺老总、关政委，你们来了。”

贺龙示意大家不要动，然后和关向应一起走到人前。

贺龙动情地说：“同志们！我说两句。当年我贺龙就是为了要当一名共产党员，才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党使我变成了一个对穷苦大众有用的人！能够当一个党员，多好啊……可是这两年，党让你们受委屈了，你们对党有意见了，对不对？但是，你们想想，红军不能没有党啊！没有党员的带头作用，红军就打不了胜仗！红军也就不是红军了！……”

众人渐渐被贺龙打动了。

关向应说：“同志们，我也说两句。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共产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员，不可思议啊！这是悲剧！同志们，我关向应斗胆代表党，向你们道歉。是党对不起你们了！但是，党永远是我们的党，永远是我们的指南针。同志们，是党员的，都请回到党的阵营中来吧！”

已经有人开始落泪。

贺龙大声道：“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各团的‘改组派’连，一律取消！‘改组派’连的同志，都是久经革命考验的好同志！他们头上的那顶帽子，应该甩掉了！”

顿时，有人放声痛哭……

刘二威泪流满面，往贺龙身边走了两步：“贺老总，关政委，我们再相信你们一回吧……”

张在祥说：“贺老总，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是被冤枉死，也认了……”

刘二威颤抖着手，打开脚边的一个小布包，拿出一块红布。他猛地抖开，原来是一面他珍藏许久的党旗。张在祥上前，和刘二威一起扯起那面党旗，走到一片空地上。

刘二威庄严地举起拳头：“我刘二威——愿意恢复党籍！”

张在祥也举起拳头：“我张在祥——也愿意恢复党籍！”

紧接着，又有人上前……一只只拳头庄严地举了起来……

贺龙、关向应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们眼睛里噙着泪珠……

重建党团组织就是从一连打开的缺口，短短几天，全军就有四百多人重新宣誓入党入团。

但是，贺龙最喜欢的“虎将”——红七师十九团团长沙炳炎现在仍然被关押着。他蓬头垢面地躺在土地庙墙角的柴草窝里。门口，有人站岗。如果不是贺龙多次力保，晨曦早就把他杀了。

这天，刘二威端着一碗糙米饭走近囚禁室。他长长的胡须不见了，脸上光溜溜的，情绪颇高。哨兵打开门上的铁锁，门开了一条缝。刘二威说：“贺炳炎，贺团长，开饭了！”

贺炳炎不动。

刘二威左右看看，小声道：“哎，贺团长，我告诉你，我又是一名——党员了！”

贺炳炎突然意识到什么，愣了一下：“刘二威，你狗日的说什么？”

刘二威笑咪咪地说：“我恢复党籍了，很多人都恢复了。”

贺炳炎从地上一跃而起：“老子这条命，丢不了啦！”

他接过刘二威递过来的饭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贺龙去找夏曦谈贺炳炎的问题。夏曦表示，谁都可以放，贺炳炎不行！他的问题很严重，不交待清楚别想出来！

贺龙强忍着火气：“老夏，贺炳炎这娃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十四岁那年就跟他父亲一块出来当红军，每次打仗，他都冲在前面，要说谁最不怕死，贺炳炎算一个！他能有什么问题？我们决不能怀疑一切！”

夏曦道：“知人知面难知心，有些反革命分子最善于伪装。老贺，你没有火眼金睛，不要随便替人打保票！况且你是军阀出身，入党时间也不算长，更得时时处处谨慎一些。”

贺龙终于控制不住，火了，拍案而起：“我贺龙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给自己立过一条规矩，一辈子不跟共产党这三个字发脾气。正因为你是分局书记，中央代表，好几年了，我把你当共产党这三个字一样敬着，跟你讲团结。可队伍都成什么样子了，再让你关下去，审下去，不用蒋介石动手，我红三军自己就会完蛋！”

夏曦扭过脸去不理贺龙。自打进入贵州后，部队士气低落，他似乎也意识到不能不听贺龙的了，于是底气明显不如以前足了。

贺龙口气缓和一下：“老夏，我们要开辟新根据地，要发动群众，要扩大武装，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算我贺龙个人求你，你把贺炳炎借给我用用，行不行？部队需要他。”

夏曦闭目沉思片刻：“好吧。人可以放，但贺炳炎的问题以后仍要继续追查。还有一点，只要我夏某人还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的



书记、军委分会的主席，他这个人就不能当主官！”

贺龙心里不由轻松了一些，心想先把贺炳炎放出来再说，便告辞出来，立即带上罗扬去镇子东面的土地庙放人。

囚禁室的大门缓缓打开了，贺炳炎走到明亮的阳光下，眨巴几下眼睛，他突然看到了站在门外的贺龙等人。他与贺龙久久地对视着，都不说话。片刻后，贺龙往身后侧伸出一只手。罗扬把一支驳壳枪放在贺龙的那只手上。贺龙缓缓地把枪送到贺炳炎面前：“拿着！”

贺炳炎表情复杂地伸出双手，颤抖着接过枪，郑重地捧着。

贺炳炎神色突然变得坚毅了：“老总，只要能带兵，只要有仗打，我贺炳炎再大的窝囊气，都咽得下！”

贺龙满意地拍贺炳炎一掌。仿佛有默契一般，二人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都跟着笑起来。

创建根据地，首要的工作是发动群众，但是，由于长期受反动派的欺骗和反宣传，黔东的老百姓不了解红军，每每见到红军，就像见到土匪那样，能躲则躲，能藏则藏。红军把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给他们，没人敢要。群众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

贺龙为此感到焦急。这天晚上，他在军部办公室与关向应、罗扬分析当前严峻的形势，颇感头疼。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袋锅，关向应也吸着。屋子里烟雾腾腾。

罗扬说：“群众由于不信任我们，怕我们走了，土豪劣绅报复，所以，分给他们的财物，都不敢要。”

关向应问：“不是早就安排让各连派人把东西送到老百姓家了吗？”

罗扬说：“都执行了。可是，老百姓又都原封不动送回来了。”

贺龙把烟袋锅往桌子上一敲：“白天群众不敢收，要是晚上去送呢？”